

远方出版社 ■

# 意大利文艺复兴 时期的文化

(下)

世界思想学术名著文库

SHIJIE SIXIANGXUESHUMINGZHU WENKU

#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瑞士] 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下)

远方出版社

## 目 录

<b>第一篇 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b> .....	( 1 )
第一章 引 言 .....	( 1 )
第二章 十四世纪的暴君专制 .....	( 5 )
第三章 十五世纪的暴君专制 .....	(10)
第四章 小暴君 .....	(20)
第五章 大王朝 .....	(26)
第六章 暴君专制的反对者 .....	(41)
第七章 共和国、威尼斯和佛罗伦萨 .....	(46)
第八章 意大利各国的外交政策 .....	(66)
第九章 战争艺术 .....	(73)
第十章 教皇政府和它所遭到的危险 .....	(75)
<b>第二篇 个人的发展</b> .....	(95)
第一章 意大利的国家和个人 .....	(95)
第二章 个人的完美化 .....	(99)
第三章 声誉的近代概念 .....	(103)
第四章 近代的机智与讽刺 .....	(111)
<b>第三篇 古典文化的复兴</b> .....	(123)
第一章 引言 .....	(123)
第二章 罗马古城遗迹 .....	(128)
第三章 古代著作 .....	(135)
第四章 十四世纪的人文主义 .....	(145)
第五章 大学和学校 .....	(151)
第六章 人文主义的促进者 .....	(157)

第七章	古典文化的仿效·····	(167)
第八章	拉丁文的论文和历史·····	(176)
第九章	一般文化的拉丁化·····	(182)
第十章	近代的拉丁诗歌·····	(187)
第十一章	十六世纪人文主义者的衰落·····	(199)
<b>第四篇</b>	<b>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b> ·····	<b>(209)</b>
第一章	意大利人的旅行·····	(209)
第二章	意大利的自然科学·····	(212)
第三章	自然美的发现·····	(217)
第四章	人的发现·····	(225)
第五章	传记·····	(243)
第六章	民族和城市国家的描写·····	(252)
第七章	人的外貌的描写·····	(254)
第八章	生活动态的描写·····	(258)
<b>第五篇</b>	<b>社交与节日庆典</b> ·····	<b>(264)</b>
第一章	阶级的平等化·····	(264)
第二章	生活的外表的美化·····	(270)
第三章	语言是外交的基础·····	(274)
第四章	社交的高级形式·····	(278)
第五章	完美的社交家·····	(281)
第六章	妇女的地位·····	(285)
第七章	家政·····	(289)
第八章	节日庆典·····	(291)
<b>第六篇</b>	<b>道德与宗教</b> ·····	<b>(308)</b>
第一章	道德·····	(308)
第二章	日常生活中的宗教·····	(328)
第三章	宗教和文艺复兴的精神·····	(354)
第四章	古代和近代迷信的混合物·····	(366)
第五章	信仰的普遍解体·····	(391)

## 第四篇 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

### 第一章 意大利人的旅行

意大利人业已摆脱了在欧洲其他地方依然对发展阻碍的很多拘束，进一步获得了高度的个人发展，且接受了古代文化的影响，这样他们的思想就转向对外部世界的发现，并出现在言行上。

有关意大利人在远方世界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只能进行少量的一般性的描述。十字军东征在欧洲人中打开了思想遥远未知的世界，并且唤起了人们对旅游和冒险的激情。要无误地说出在这种激情哪一点上与知识的渴求存在联系，或者是为追求知识服务，可能是不容易的。然而，在意大利，它首先是而且完全是属于如此一种情况的。即便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相比，意大利人的兴趣更为普遍。这是由于他们当时已经是一个称雄于海上，与东方存在商业关系。从远古时起，地中海就已经赠与沿岸各民族以一种与控制北方人民的完全不同的精神动力。而意大利人，因为自身的性格，是条顿人永远不

能理解的冒险家。在他们曾经熟知地中海的一切东方口岸，后来，最富有冒险精神的人被诱骗加入伊斯兰教徒将这里当作门户的普遍的世界活动是理所当然的。世界的另一半就仿佛是被新发现的一样，到在他们眼前出现了。如同威尼斯的马可波罗那样，或者，他们深深地卷入到蒙古人的洪流中，大可汗的朝廷上也有他们的身影。早期，我们见到意大利人参与了在大西洋中各地的发现。在十三世纪，热那亚人发现了加那利群岛。同一年，即1291年，当基督教丧失了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残留的城市普托利迈斯时，又是热那亚人从事了据我们所知的首次的著名尝试，希望打通一条前往东印度的海上之路。哥伦布本人不仅是服务于西方国家、到远洋航行的无数意大利人当中最杰出的一个。不论如何，真正的发现者并非那个首次偶然遇到任何东西的人，而是觅到了他所寻找的那个东西的人。只有如此的人才紧密地与前人的思想和兴趣有着相同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也决定着他对探索之地所作的报告。基于这一理由，尽管认为意大利人是第一个来到这个或那个海岸的说法可能遭到反驳，然而他们将依然保持其为整个中世纪后半期杰出发现家的民族的这个光荣的称号。对比比较精确地证明则是专门的发现史的范围。至今为止，我们还是常常怀着敬佩的心情瞻仰那位非凡的热那亚人的庄严的形象，是在他的要求下进行探索的，并且发现了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他是第一个具有权利说：“世界是渺小的”那咱人，世界并不如人们设想的那样大。在西班牙送给意大利人亚历山大六世的时候，意大利也将哥伦布给了西班牙人。就在那位教皇逝世前的几星期（1503年7月7日），哥伦布从牙买加写信给当时无所谓感谢的新教诸王。这些珍贵的信件，后人读了将洒下感动的热泪。在他署在1506年5月4日，巴利阿多里德的遗嘱附录中，他将“教皇亚历山

大赐予他的那本祈祷书遗赠给他美丽的故乡。热那亚共和国；这本祈祷书对于他无论身处囚室，还是处于斗争中或在各种患难中都曾是一种莫大的安慰。”看来仿佛是这些话给那可恶的波几亚的名字照出了一道最末的恩惠和仁慈的闪光。

意大利人中有地理学和科学的演进，就象他们的航海史那样，我们只能很简略地谈一点。粗略地比较一下其他国家的成就，他们就显出在他们那一方面在早期具备的显而易见的优越性。

除在意大利外，十五世纪中期，又还能从何处找到类似在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的那种地理学、统计学和历史学知识的综合菱的呢？不且在他的优秀地理著作中，而且在他的书信和评论文章里，只要他能用上自己的观察所得或人家的见闻时，他对风景、城市、民俗习惯、商业和物产、政治状况和政治制度等的描述都同样高人一筹，他从书中获得的材料当然是其次的。甚至对于弗里德利希三世在那里给他有俸圣职的地方提罗尔地区，阿尔卑斯山的溪谷的简短的描述，特别有关苏格兰的描写，也都没有遗漏任何有关人们的生活，并且充满了公允的考察比较的能力和办法，而这是除了哥伦布的那些受过古代文化熏陶的老乡外，谁也不可能做到的。无数人都看过并且知道他所看和所知的东西，然而他们内心里却没感觉对它有进行一番书写的必要，而且也没有认识到世人希望有这方面的书出来。

地理学和其他学科上一样，要想知晓有多少应是归功于古人的研究，有多少应该归功于意大利人的独特的天才是白白浪费时间。甚至在知晓古代作品以前，他们就已经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研究和对待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这一部分是自己他们本身属于半古代的人民，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政治因素使他们轻

易有这地就具备了倾向。然而，倘若不是以往的地理学家给他们指明了途径，他们也不会如此快速地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目前依然保留的意大利地理书对于旅行家和冒险者的精神和思维的影响也是无法估计的，即便他对科学而言只是一门“外行”。倘若在今天，我们就会将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归入很低的一级水平。然而他也足以在这门学问上引起一种普通的兴趣，而这种兴趣正好为新的开拓者准备了对于这一门学问很轻易产生爱好的必不可缺的群众心理基础。无论哪一门科学的真正发现者都深刻地明白他们应该如何感谢这种媒介。

## 第二章 意大利的自然科学

阅者如果要想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意大利人的地位，就必须参考阅读相关这一题目的论述，其中大家唯一熟知的是李伯利那本所值比较浅显一般的书。关于一些特别的发现是究竟谁是第一人的争论与我们不存在任何关系，因为我们明白任何时候，在任何文明民族之中，都可以产生这样的人。尽管开始时他仅有浅薄的基础，但被一种无法抵抗的冲动驱使而走上了研究科学的道路，对他的天赋才能的回报是他获得了令人惊奇的成功。兰斯的格伯特和罗杰·培根就是如此人。他们之所以熟悉当时几个学科的所有知识，这是他们全身心地投入的精神的一种自然而然结果。当幻觉的迷蒙一经驱散，当一旦克服了对自然的无知的恐惧和对于书籍和传说的盲目的轻信，就出现了许多问题等待解决。当其余民族对自然仍然漠然处之的时候，这个民族却好爱探索自然和考察自然。即当一个发现者既没有面临威胁也并非忽略，而是能够期待从志趣一致的人那里

获得亲密支持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意大利就的确是这种情形。意大利探索骄傲科学的人自豪地在《神曲》中发现了但丁对于自然科学充满兴趣的暗示和证明。关于他是不是发现或论证某些问题的，我们可以让科学家去裁决；然而，仅是他在描述和对比中所展现出的对于外部世界的渊博的知识，外行的人见了也都不能不为之赞叹。但丁是先从自然界获得知识，再从人类生活的获得知识。然后使用这些知识，这绝非仅用它们来做装饰，而是要使观众对他的意义产生最充分和最真实的了解。在这方面，他比其他一切近代诗人都做得更多。他主要是天文学专家的身份出现，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他的伟大诗篇中存在不少天文学上的引喻，现在我们看上去虽表现出浓厚的学究气，不过在当时对于普遍读者是可以明白的。除专门知识外，但丁还谈及有关太空的一般性知识；因为那时的意大利人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要求与古人相同。历法和钟表出现已使星座升降的知识在现代社会成为多余，而人们曾经对于天文学发生兴趣也都随风而逝。现今，我们有学校和课本，所有儿童都知道而但丁所不知道的，即地球围着太阳旋转。然而，以往一度对于这门科学所产生的浓厚兴趣，现在除天文学专家外，已经彻底地冷淡下来了。

与星象也发生联系的假科学并不能说明那个时代的意大利人不具备推理的精神。只是这种精神被一种要明察未来的强烈愿望所阻碍或都被它所征服而已。在我们讲到意大利人民的道德和宗教特征时，我们会回过头论述占星学这一个题目。

对这一门和其他几门假科学教会几乎总是采用宽容的态度；而对真科学，倘若有人揭发它是异端或巫术时，却马上表现出真正的敌视，这种情况确实是十分常见的。使人们产生兴趣来做出决定的一点是：意大利多密尼克会（圣芳济会也一

样)的异端裁判所法官是否清楚,并在何种情形下明白指控是诬告,然而或因为答应了狱囚敌人的要求,或者因为对自然科学,尤其是出于对试验的憎厌,而依然判被告有罪,后一种情形必然出现过,但要证实是困难的。使那些北方国家里造成这种迫害的因素,即绝大多数人们所赞同并得到官方批准的烦琐哲学的自然观体系支持者与改革者之间冲突,在意大利并不重要或者完全不存在什么重要性的。在十四世纪初,人们都明白阿尔巴诺的彼埃特罗是因为另一个医学家的嫉妒,在异端裁判所被污控以异端和幻术罪而被害。相同的事情也曾出现在同时代的帕多瓦人乔方尼诺·桑圭纳奇身上。由于桑圭纳奇是一个有名的医术改革家。最后他被判决流放而幸免于难。我们也别忘记,多密尼克会士在意大利执行宗教审判并不象北方国家里那样全体没有演变。在十四世纪,暴君和自由城邦有时以轻蔑到极点的态度看待教会人士,所以当自然科学出现许多极端反对宗教的问题时抱着漠然视之的态度。到了十五世纪,当古代研究变为意大利的重要力量时,世俗科学的每个部门都利用了它在旧制度上所形成的突破口。但人文主义把这个国家最杰出的人才都吸纳了。所以,毫无疑问对自然科学的推理的研究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而宗教审判忽然又在各处流行起来,并常常将医生们看作亵渎神灵或幻术家来惩罚或烧死,在如此情形下,找出这种判罪后面的真正动机是困难的。不论怎样,在十五世纪末,意大利由于存在保罗·托斯卡内利、卢卡·巴乔洛和列奥那多·达·芬奇等人,因而能在数学上和自然科学上是取得颠峰地位的,而每个国家的学者,就连雷吉奥蒙达努斯和哥白尼也都承认他们本人是意大利的学生。

早期对动植物的收集和比较研究所展现出的热情是意大利人对博物学具备普遍兴趣的主要证明。意大利认为自己是最早

建立植物园的最早创建的民族。尽管这些植物园主要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实用，而这种有关最早的观念本身是可以商量的。尤其重要的是，君主和富翁们在对他们游车的花园进行设计时，理所当然的一定会尽可能多地收集种类的不同的植物。所以，在十五世纪，美第奇家的加里合别墅的漂亮庭园。从我们一切关于它的描述上看，完全是一个有无数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的标本的植物园，十六世纪初，同一样的通往蒂沃利的罗马·康帕尼亚地方的特流齐奥枢机主教的花园。在这所花园中，包括不同种类的玫瑰花圈构成的篱笆，各种各样的树木，果树种类之多令人震惊还有 20 种种类不同的葡萄树和一个大菜园，这显而易见是不同于西欧其它所有宫城或修道院里所能找到的 20 种或 40 种常见药用植物的。和精心种植供食用的果木一起，我们也见到了对于一种其自身仅用以观赏的植物爱好。我们从艺术史中得知，这种植物收集的热情的消失和被所谓具有美丽如画的风格的造园法的取代已经是在很迟的一个时期的事情了。

收集外国动物同样也不仅是为满足好奇，而且也是为了更高的研究目的。地中海东南部口岸有便利的运输、意大利气候的温暖，使它常能购买南方的巨大动物，或苏丹们将它们作为礼物送来。那些城市国家和君主们尤其渴望饲养狮子，即便狮子并不是佛罗伦萨那样是国家的标志。狮子洞普遍如同在佩鲁贾和佛罗伦萨那样设在政府的官城中或附近；在罗马它是设在加比托尔山坡上。有时这些兽物被用来充当政治判决的刽子手，而除了此目的之外，它还在人民心中毫无疑问产生某种恐怖。有关它们的健康状况也被当作是吉祥或厄运的征兆，尤其是它们的多产被当作是一种广泛繁荣的象征。就是乔万尼·维兰尼也觉得参观一个母狮的生产是值得记载的，小狮子往往被

送给盟邦和君主们，或者作为奖赏送给雇佣兵队长们。除狮子以外，佛罗伦萨人很早就开始委任专门的驯养豹子的饲养员，费拉拉的博尔索往往使他的狮子和牛、熊以及野猪搏斗。

然而，到十五世纪末，许多君主都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动物园。当时它们被看成宫廷的必要设施的一部分。马达拉佐说道：“饲养马、犬、骡子、鹰和其他鸟类以及蓄有宫廷弄臣、歌唱家和国外的动物是与大人物的身分相称之举。”在费兰特等人统治时期，那不勒斯的动物园里有一只长颈鹿和一匹斑马，大概是巴格达的君主赠送的。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不但饲养着价值 500 或 1000 金币的马和珍重的英国犬，而且还饲养着一些来自东方各地的豹子；从北欧国家为他收集来的猎鸟所花费的每月的开销达到 3000 金币，我们从布鲁纳托·拉蒂尼的著作中阅读到：“雷莫纳人说，皇帝弗里德利希二世将普雷斯特·约翰从印度赠送给他的一头大象运到他们的城内”。佩脱拉克记载过大象在意大利的日趋稀少。当葡萄牙的伊曼纽尔大王送给列奥十世一头大象和一条犀牛时，他当然明白他是想干些什么的。当时有动植物的科学的基础就是在如此情况下构造起来的。

这些对动物研究的一个实际后果就是建立了养马场。而公认欧洲最早之一的是在弗兰切斯科·贡查加时代的曼图亚的养马场。对于不同品种马的兴趣和有关它的知识毫无疑问是与骑术同样是古老的，而欧洲和亚洲的杂交品种一定是在十字军东征时代起就习以为常了。在意大利这个半岛上的各大城镇所举办的有奖赛马对于马种的改良是一个独特的诱导因素。在曼图亚的马厩中，我们能够发现在这些比赛中一定能获胜的良马和最好的战马。以及最适合于当作礼品赠送显赫人物的高大的骏马。贡查加保有从西班牙、爱尔兰、阿非利加、色雷斯和西

里西亚各地方购买来的种马和母马，为了获得西里西亚的马匹，他曾和土耳其苏丹达成了协议。为了繁殖最优良的马，在这里进行了一切可能的试验。

甚至还存在若干人类的动物园。著名的枢机主教伊波利托·美第奇是奈穆尔大公朱利亚诺的私生子。他在他那令人吃惊的宫廷中养有一队野蛮人，他们操着 20 多种相异的语言，而且这些人都是他们种族的标准类型。其中包括具备北非摩尔人最优良血统的独一无二的走钢丝的人，鞑靼人的射手，黑人摔跤大师，印度潜水员和土耳其人。他们大多都伴随枢机主教出外打猎。当他 1535 年早逝时，这个穿着各色衣服的队伍，队伍之中的人们肩抬着装有他的遗体的棺材从伊特利走到罗马，以他们不同的语言和多变的手势与大家一同表示对这个大方的枢机主教的哀思。

这些有关意大利人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变化无穷的自然万物的兴趣的零星的介绍，只不过是一个伟大主题的一个片段。作者比任何人都明确地知道自己在这一方面知识的严重欠缺。许多关于这个主题研究深入的专著，著者甚至连书名也知晓得不多。

### 第三章 自然美的发现

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还存在另一条靠近大自然的道路。现代人中，意大利人是最早见到和感受到外部世界如此美丽动人之外的民族。

这种对自然美的鉴赏能力绝大多数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演变的结果，找到它的起源并非一件轻易的是。因为在它在诗歌和

绘画中表现出来的并因此使人产生很早以前就存在这种模糊感觉的意识。譬如，在古代人中，艺术和诗歌在纵情地描写人类关系的各方面之后，就转向对大自然的表现，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总是处于片面和从属地位。然而，从荷马时代以来，自然使人们产生的强烈印象还是出现在无数触景生情的词句中。罗马帝国废墟之上建国的日耳曼各族是尤其适合于鉴赏自然风光的美丽。尽管基督教在某一个时期强迫他们认为一向崇敬的山、泉、湖沼、树林是为恶魔制造的，但是很快就放弃了这种过渡性的观念。到1200年，中世纪全盛时期，又恢复了对外部世界的完全的、由衷的体会，并且生活活泼地在各民族的行吟诗人的歌唱中表现出来。这些诗歌证明对于自然界的所有简朴景象如绚丽的春花、绿野、树木都产生了一种深切的感受。然而，这些仅是对眼前的景色的描述而没有展望远景。即便是长途跋涉和博闻广见的十字军战士，也如同这些诗篇一样表现出并不熟悉的态度。那种仔细描述盔甲和衣物的叙事诗，对于外界的自然景色仅作了是十分简单描述。甚至杰出的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对他的主角活动的场所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向我们做过详细的描述。从这些诗篇中，人们完全想像不到，诗篇的各国的高贵的作者居住过或者参观过高大的城堡，凝望过远方的美景。就是在流浪教士的拉丁诗里，我们也发现不了对远景即所谓纯粹风景的描写。然而有时对于眼前景物的精美神奇的描绘却是任何骑士诗人所不能超越的。还存在什么样的描绘能够与我们认为是十二世纪的意大利诗人所描写的那一幅“爱的丛林”的图画相提并论呢？

居住在那儿的人，  
长生不老；  
那儿的林木

无不以自己的果实骄傲；  
每条道路上  
芍药、肉桂和豆蔻的芳香缭绕——  
主人足不出户  
可以猜想到，……

总而言之，在意大利人头脑中，这时大自然已完全摆脱罪恶的污染和一切恶魔势力的控制。阿西西的圣弗兰切斯在他的《太阳颂》中，直率地赞美上帝有关天体和四行的创造。

然而，向人们精确地证明自然对人精神具备深刻影响的还是从但丁开始。他不但用一些铿锵的诗句唤醒我们对于清晨的新鲜空气和海洋上闪动着的光芒，或者暴风雨袭击下的森林的壮丽美景的感受，而且他可能仅为了远望美景而攀越高峰，从古至今，他或者是首位如此做的人。关于薄伽丘，我们仅能说乡村景色对他发生过如何的影响。然而，在他的浪漫田园诗中还是可以领悟到他的思绪中充满了这方面的景物。不过，完全而清楚地证明自然对一个能感受它的人的重要意义的是佩脱拉克——一位最早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人。那位忠诚的亚力山大·冯·洪堡——他首先从各国文学作品中收集了有关自然美的感受的来源和演变材料，并且自己在他的《自然的面貌》中完成了对有关风景的描写的最著名的杰作——对佩脱拉克的评价并不公平。跟随在这位伟大的收藏家身后，我们当然可以期待捡到一些有趣而又价值不菲的东西。

佩脱拉克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意大利的首张地图据说也是在他的指导之下完成的。他也是一位古代箴言的模仿者，而且也是一位亲身感受自然美的人。在研究学术的同时，他也喜爱享受大自然。为了兼顾两者，在沃克吕兹等地他过着学者式的隐居生活，由此他才常常从现实世界中逃离出来。倘

若我们从他对自然风景描写能力的薄弱和没有获得进展这一点得出他对大自然不存在深刻感觉的结论；那将是不正确的。譬如，他将可爱的斯佩西亚海湾和威尼里港口的描写放在《阿非利加》第六卷结尾，这样作的理由是因为没有一个古代人或近代人曾经歌颂过它们。这段描写仅是一个一般的事物罗列。然而，在朋友书中关于他曾在罗马、那不勒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流连忘返的描写，则是生动的并与主题相符合的。佩脱拉克也能领悟美丽的山色，而且绝对能够区别画境和大自然的实用价值，他在勒佐的森林居住期间，因为忽然见到了一处美景而深受感动，使他恢复了对一篇搁置很久的诗的重新写作。然而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攀越阿维尼翁附近的文图克斯山峰。在他内心里，一种难以言状的登高远望的渴望日益强烈，但直到最后他偶然一次阅读李维著作时见到了一段描述罗马的敌人，菲力普国王攀登哈姆斯山的文章，这使得他下定决心。他思量到一个白发苍苍君主可以登山而不受责备，一个以私人身分登高山的青年当然更可以获得谅解。为登山而登山是不曾见的，所以不能期待有朋友或熟人跟随。佩脱拉克只是在他的弟弟伴同下和他最后停留地点的两名农人同行。在山脚下，一个老牧人劝告他回去，并且说五十年以前，他本人曾经尝试着攀登，而结果却仅是悔恨、摔伤了的身体和破烂了的衣服，而在那之前和之后没有任何人做过同样冒险的事情。虽然这样，他们还是奋力向前，攀援而上，直至白云在脚下飘浮而到达顶峰。想在峰顶上来描绘四周的景色是白费力气的，并非诗人对它没有感情，反而是因为它给人的深刻印象使人情感不能自拔，无力形容了。他以往整个的一生连同他的所有梦想都涌上心头；他回忆起十年前离开波洛尼亚还是青春少年，于是用一种深情的眼光远眺他的家乡；他翻开了一本当时常常带在身边的《圣奥

古斯丁仟悔录》，目光停在第 10 章的一段上，“人们外出远走，欣赏君山、大海、澎湃的河流和无边的重洋，以及日月星辰的升落，这时已将自己忘记了。”他向弟弟朗读了这些话，而他的弟弟不能理解哥哥为什么合上了书，再没有说话了。

数十年之后，约在 1360 年，法齐奥·德利·乌贝蒂在他用韵文绘的地理书中描写了登奥弗涅山远望的辽阔全景。不错，他只对地理和考古感兴趣，然而依然清晰地表现出他亲眼目睹到了这些景色。不论如何，他必定攀登过更多的山峰，这是因为他熟悉那些只有在海拔 10000 英尺或以上的地方才可能出现的事情，譬如高山病及其并发现象等等。他的假设的同伴苏利努斯试图用浸满香精的海绵给他进行治疗。他所描述的攀登巴尔那苏斯山和奥林帕斯山的情况也或许仅仅是假想的。

在十五世纪中，佛兰德斯画派的权威，胡伯特和约翰·范·艾克忽然拉开了大自然的屏幕，他们的风景画不仅是试图用艺术来反映真实的世界，而且尽管也使用传统的表现手法，却包含着某种诗意，简略地说，就是具有一种性灵。他们对于整个西方艺术的巨大影响是一致公认的，并且扩张到意大利人的风景画，然而并不对意大利人观察自然的优雅情趣有所妨碍，以发现自己的表现方式。

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对于自然的科学叙述上那样，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依然是那个时代的主要作家之一。即便觉得对于他的性格的所有指责都是公平的，我们还是得必须承认，几乎没有其他的人曾经这样完全地反映过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文化，而且也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早期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的人。另外，我们还可以稍带谈论到：就是他的道德品质，倘若我们只是相信德意志教会的抱怨，说因为他的反复多变而阻碍了它所渴望的宗教会议的召开，我们就不能对他做出公允的判